

一种关注

“前三集”博眼球之后 电视剧如何避免后续乏力

杨慧

在每年我国播出的电视剧中,很大一部分是供观众日常精神消费的娱乐属性突出的通俗作品。这些娱乐性电视剧品类不一,良莠不齐,其中有一种现象正日益突出,可以被称作“设定”剧现象。

所谓“设定”剧,是指开门见山用人物、情节、世界观等设定令观众眼前一亮,却又往往后续乏力,最后落得徒有其表,空有设定的作品。

有人会说,既然是娱乐性电视剧,

不就是图个消遣娱乐,值得那么较真吗?殊不知,这些更消遣更娱乐的电视剧并不代表着更强的社会功能。由于这些作品更通俗、更日常,因此,也更容易润物无声地滋养情感和传达思想。《西游记》涉及妖魔鬼怪神众多,却仍在传递善恶是非;《还珠格格》的戏说嬉闹喧嚷不停,却仍在追求真善美。它们并不因为通俗或者娱乐,而就该被认为故事的逻辑和价值观不重要。

世界观徒有其表: 从《传闻中的陈芊芊》说起

今年播出的剧集中,《传闻中的陈芊芊》无疑算是热度奇高的一部。不仅频频引发热议,男女主演更是因此声名鹊起。该剧的设定乍一看也颇有新意:一方面,故事设计女主角穿越进了自己创作的作品里——如果说一般穿越故事的角色是命运洪流里的浮萍,那这个故事里的穿越者就是全知全能的造物主;另一方面,故事的世界观具备天然的性别话题,女主角陈芊芊身处女尊男卑的花垣城,男主角韩烁来自男尊女卑的玄虎城。这两个创新点构成了故事的基本看点,也重要冲突,也成为了众多热议的两个支点。

总的来说,《传闻中的陈芊芊》作为一部穿越爱情喜剧,故事有亮点、演员有演技,但可惜的是,随着剧集进行,观众口碑却从开播时的一片叫好,变成争议频出。其中很大的原因,是其吸引眼球的创新点逐渐沦为了徒有其表的“设定”。陈芊芊穿越进自己创作的故事里,却几乎没有抗拒就接受了命运融进了故事;而她作为故事创作者本该全知全能的角色却时有时无,安排陈楚楚剧情总是失误、明知下属韩烁是戏剧里的搞笑担当却还委以重任导致事情败露,让“作者穿越”这一设定,就变成了一个不走心的儿戏。

同样的,女尊男卑的设定也无法深究。剧中女尊男卑在形式上完全模

仿男尊女卑的镜像来进行,花垣城里,生不出女儿的男子要被妻家嫌弃,男性少有机会从事军政要职,性别对位的差异成为了一种“东宫娘娘摊大饼,西宫娘娘卷大葱”的肤浅想象;而花垣城的女性有守官砂、连女尊顶峰的城主也还抱着“女人需要心疼她的男人”的想法,就更可见其“性别错位”只是一种喜剧噱头。

其实《传闻中的陈芊芊》涉及的“穿越”和“性别地位逆转”,都有成熟的类型作品。以日剧《求婚大作战》为例,男主角在女主角婚礼上追悔自己错失所爱,由此开启的穿越目的明确:寻找挽回真爱的契机;原理明确:一个非现实的妖精的力量。而男主角也几乎没有逻辑硬伤地满足了一个回到自己历史中的角色身份,穿越虽然是一个看点设定,但在娱乐之外还传递了珍惜所爱、爱要勇敢等人生意义。日剧《大奥-诞生》同样是一部性别地位逆转的电视剧,故事给予了充分的补充设定来合理化这一性别格局:一种死亡率极高的病症只感染男性,导致社会人口性别失衡,而少量健康男性承担了为家庭和国家延续后代的重要使命。女多男少、女将军男后官的设定看似狗血夸张,却最终指向了时代洪流中的人物命运悲剧。相较之下,《传闻中的陈芊芊》的“穿越”也好,“性别”也罢,都没有沿着设定合理化、精细化其逻辑,导致开场热闹,最后却不免一地鸡毛。

“设定”剧俯拾皆是: 多类型剧集的共同症候

《传闻中的陈芊芊》并不是孤例,要说起设定先行、逻辑漏洞不断、世界观不严密的问题,则可以把许多电视剧类别都包含进来。

国内近些年流行的玄幻仙侠剧,就是一个重灾区。玄幻是一种超现实元素,而对应的作品则要充分考虑超现实元素对世界的总体性改变。“哈利·波特”的巫师世界里,衣食住行都因为魔法有了新方式;美剧《好兆头》把一些古典的元素搬到现代,天使、恶魔和世界末日等命题虽然被套上了现代外壳重新讲述,却仍然有其严密逻辑。有人说东方玄幻和西方奇幻的想象力并驾齐驱,但从影视作品来看,却极少见到对世界完整的东方玄幻作品。例如今年播出的《三千鸦杀》,一个仙木大行其道的世界,然而从普通人到王侯将相的生活里,仙木并没有形成新的生产力,更无谓新的生产关系,社会结构、生活模式、战争方式,都还是一种简单的古风中国的模仿和想象。去年的爆款作品《陈情令》也是如此,设定的主角角色基本都是修仙门中人,但许多打斗却还是用剑用拳,比起仙侠,时而更现实武侠。而纵观西方的奇幻作品,无论是中土神话、巫师世界、吸血鬼传说等,都保持着贯穿始终的世界观和角色感,都围绕设定的逻辑制造出了一种真正的奇幻世界和异质文化的说服力。

“设定”剧有其缘由: 影像快餐时代的是与非

“设定”剧在剧作上有种种不足,看上去属于瑕疵品或者半成品,这其中固然有电视剧产业上的原因,但从结果来看,“设定”剧为何能在今天的观众眼中仍占有一席之地?这就要从网络时代的视频竞争说起。

这是影像类别高度扩张的时代,亦是影像传播高度便捷的时代,电视剧所面对的视听竞争,已经不再只是来自同类的其他电视剧或者网络剧本身。数字化令原本各有渠道互不干扰的传统视听产品在网络平台短兵相接,例如电影,再加上新兴的视听形态,例如短视频、直播、Vlog……以及各路UP主、播主层出不穷难以命名的灵活视听内容,都在抢夺观众的视线和时间。剧集的播出越来越讲求“黄金七分钟,生死前三集”,开篇是否能留住观众,成为了越来越重要的生死线。而“设定”剧往往先声夺人,能够开场就很快抛出亮点,留住观众为时驻足。

而媒介竞争催发的,并不只有时间和注意力的争夺,还有审美和观看

的改变。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网络段子、表情包、恶搞视频等等,驯化出新一代的视听文化审美,也在让观众变得越来越碎片化。许多观众收看作品都不再需要完整看,抖音的剪辑会帮他们筛选出极致的段落,B站的解说会帮他们梳理全剧的来龙去脉。而“设定”剧,则与这种碎片化、话题化的快餐文化颇为不谋而合。

当然,“设定”剧虽有存在的理由,但其本身在剧作上的完成度欠缺也是不争的事实。而且,“设定”剧虽然能迎合部分观众,但电视剧真正的魅力和影响力,还是由戏剧完成度高的作品来承载和体现的。从近年的收视和播放表现来看,电视剧的故事完成度和市场反馈还是越来越成正比。总的来说,“设定”剧还会在一定时间内存在,但当影视发展到更成熟阶段时,相信“设定”剧也会更加成熟完善,也就会告别徒有其表的“设定”的模样。

(作者为文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文化产业系讲师)



▲《传闻中的陈芊芊》剧照
▼《蓬莱间》剧照

“第三只眼”看文学

“海海”人生中的五味杂陈

——看麦家的长篇小说《人生海海》

潘凯雄

近几年中国文学畅销书TOP10的榜单上有一个现象值得玩味:那就是这个座席的流动性越来越差,《活着》《平凡的世界》《三体》《百年孤独》和《追风筝的人》等作品是这个榜单上的常客,而能够跻身前五名的作品,大抵不足这TOP10的三分之一且稳定性也不强。如果这个TOP10的真实性没有问题,那么一个尖锐的问题就无情地摆在大家面前:究竟是我们的阅读趋势越来越走向经典还是现在的文学新作缺乏市场的竞争力?正是在这样的疑惑面前,麦家在沉寂八年后创作的长篇小说新作《人生海海》面世不久便成功地跻身于这文学畅销TOP10俱乐部且一直稳定至今,这个现象不能不格外引人注意。

曾经以《解密》《暗算》和《风声》等独特的“谍战”风格而荣获茅盾文学奖的麦家,其作品固然具有自身独特的畅销潜质,但这部《人生海海》却偏偏又是作者和评论界同声称赞的“转型”之作,麦家要跳出自己



▲《人生海海》
麦家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过往写作那种以悬念为中心的谍战叙事而转向以乡土为主题的线性叙事。客观地说,“乡土”在当下要想“走红”难度当着实不小。那么,《人生海海》到底是麦家凭昔日之余威还是这部作品自身的魅力而闯关成功呢?我就是带着这样的好奇进入了《人生海海》的阅读。

先说说读完《人生海海》后的整体印象。无论是“乡土”也好,还是要跳出自己过往创作中那种以悬念为中心的谍战叙事也罢,这其实都不过只是一种表象。《人生海海》主线并不复杂,无非是以主人公上校——一位颇具传奇色彩人物的毕生经历贯穿始终。表面上看,上校人生两头的戏码都设置在麦家的故乡,通过“我”、爷爷、父亲、老保长和林阿姨等人物不同视角的交替叙述拼凑出上校毕生命运的跌宕起伏。整部作品既没有以乡土为主题,也不是简单的线性叙事,相反,在呈现上校传奇人生的过程中,倒是过过那种以悬念为中心的谍战叙事痕迹不时还是依稀可见,比如上校身上那些个谜团,特别是上校腹部那神秘的刺字,这些个悬念的线头在作品中都埋了不少,它们随着故事的推进逐一解开直至最后才放出大招,真相得以大白于天下,上校终于正寝,而他与林阿姨也终成正果。如果将这样的整体印象作进一步的分解,《人生海海》如下两个特点在作品中的表现是十分鲜明而突出的。

一是塑造了一个性格鲜明、人生起伏、命运多舛的人物形象,那就是作品中的一号人物上校。这是一个浑身都是故事的男人,而且还是麦家笔下那一如既往的神秘传奇故事。这个被塑造成了一个接近完美的男人在他女人的眼中,不仅英俊、能干、英勇、幽默,而且还有一手天赋极佳的“活儿”。上校的人生起点本来只是一个手艺不错的木匠,这木匠当得好好的,却被抓去充了军;当兵当得好好的,

又被抓去做了特务;做特务就做特务吧,竟因自己的“天赋异禀”被日本女鬼子看上,小腹上还刺了擦不掉抹不去的字样;再往后,好不容易自学成了有名的外科医生“金一刀”,在战场上救死扶伤无数,又被扣上了莫须有的强奸罪,以前所有的“好”一笔悉数抹去,虽被打回原籍,但上校的传奇并未因此而终结:本是革命群众要斗争的对象,但村民们一边斗一边又巴结讨好他;本该出工劳改,却天天猫在家里看报纸、嗑瓜子,日子过得比谁家都舒坦,还像养孩子一样养着一对猫……如果不是碰上那疯狂的十年浩劫被阴差阳错地扯出腹部的字,上校的命运也不会向着悲惨一路下滑。上校疯了,然而,这个疯了的上校后来竟然又在当年疯狂爱过他的林阿姨的精心照料下活到了96岁……这个浑身是谜的“上校”在时代中穿行了一生,跨越近一个世纪的人生命运,蕴藏着的是让人悠长叹息的人生况味。

二是麦家笔下对上校形象的塑造不是那种简单的线性叙事,而是通过童年叙述者“我”的个人记忆和社会视域中的集体记忆交错进行以及这两种记忆间的切换组合而完成,由此而搭建起了由个人与集体、现实与想象、真实与虚构交织在一起的多重历史线索组成的迷宫式结构。在作品中,上校前半生之“奇”多是由矛盾交错的多重回忆所组成,由于他的一生贯穿于从民国到新世纪等若干重大历史节点,因而每当遭遇这样的节点,作品的叙事就转向集体的记忆,这个集体的常客固然是爷爷、父亲、上校或是老保长,但也可以是其他视角的补充和证明,如关于上校为何被军队开除回乡的这段“案底”就是在小说的最后由林阿姨的记忆呈现出来。而上校的后半生之“悲”则多半是由作为童年叙述者“我”的所见所闻来展开。上校被打回原籍后的那段岁月如拼图般展现在“我”的面前:上校在家做饭的细节,食物的气味“从铁锅里钻出,从

窗洞里飘出,随风飘散,像春天的燕子在逼仄的弄堂里上下翻飞”,去上校家“揩油”、听故事成为“我”最佳的娱乐方式。为了“我”和“我”的家庭需要隐去(同时又屡屡试图揭开)的秘密,“我”逐渐将上校极力维护的秘密内嵌为自我生命历程的构成部分,“我”也因此而被学校老师同学欺辱,之后为躲避村民伤害不得不偷渡到巴塞罗那饱受折磨苦楚,“上校”与“我”迥异的极端生存状况形成一种奇异的反差。

一面是上校命运多舛的人生跌宕,一面是围绕着这多舛命运所设置的迷宫式叙事。对读者而言,前者显然具有博好奇心同情心,博眼球泪花的优势,而后者则多少有些设置障碍、炫文炫技之嫌。对文学创作而言,将这两者巧妙地揉为一体,的确可以增加作品的厚度,丰富作品多角度的开掘。就阅读体验而言,前者无疑会产生酣畅淋漓的效果,后者则多少会带来烧脑的纠结。面对这两种因素似乎都有但又似乎都不典型,倒不如说作家和出版方为了本书的市场营销下了不少的功夫,包括请网红大咖“带货”、请屏幕名流代言,甚至还有像一般图书营销很少用、也未必用得起来的方式促销。一句话,是诗内诗外功夫的双管齐下才带来了《人生海海》如此骄人的市场业绩。由此看来,好书若要赢得市场,除了其品质真好以外,肯吹喝会吆喝也是必不可少的。

(作者为知名文艺评论家)